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二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七八九五次会议

2017年3月9日星期四上午11时05分举行

纽约

主席：	里克罗夫特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成员：	玻利维亚多民族国	略伦蒂•索利斯先生
	中国	申博先生
	埃及	坎迪尔先生
	埃塞俄比亚	阿莱穆先生
	法国	德拉特先生
	意大利	卡尔迪先生
	日本	别所先生
	哈萨克斯坦	乌马罗夫先生
	俄罗斯联邦	伊利切夫先生
	塞内加尔	西斯先生
	瑞典	斯考先生
	乌克兰	叶利琴科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克莱因先生
	乌拉圭	贝穆德斯先生

议程项目

布隆迪局势

秘书长关于布隆迪的报告(S/2017/165)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17-06236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上午11时1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布隆迪局势

秘书长关于布隆迪的报告（S/2017/165）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布隆迪代表参加这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下列通报人参加本次会议：秘书长特别顾问贾迈勒•比诺马尔先生；东非共同体布隆迪内部对话协调人、坦桑尼亚前总统本杰明·威廉·姆卡帕先生阁下；以及建设和平委员会布隆迪国别组合主席、瑞士常驻联合国代表于尔格•劳贝尔先生阁下。

姆卡帕先生将以视频会议形式从恩德培参加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17/165，其中载有秘书长关于布隆迪的报告。

我现在请比诺马尔先生发言。

比诺马尔先生（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有机会介绍秘书长关于布隆迪的报告（S/2017/165）。这是根据第2303（2016）号决议提交的第一份书面报告，它介绍了该国局势的全面情况。报告是非常实事求是的，并且这些事实本身是不言自明的。

首先，人权状况仍然极为令人担忧，事实上一直在恶化。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记录了严重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的指控，其中包括法外处决、任意逮捕和拘留、强迫失踪、酷刑和虐待案件、关于非法拘留场所的指控，以及对结社、言论和行动自由的限制。人权高专办注意到有关强迫失踪的指控有所增加，仅从2016年10月至2017年1月就收到了210多项指控。由于执政党青年民兵“远望者民兵”的广泛镇压和越来越严重的恐吓，许多布隆迪人生活在恐惧之中。据报告，反对党成员和假想的反对派继续成为任意逮捕、拘留、虐待和强迫失踪的受害者。

第二，人道主义局势继续恶化。2016年，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人数达到300万，占人口的26％。粮食无保障的人数增加了四倍。据世界卫生组织说，2016年有820万布隆迪人，即该国75％的人口受疟疾影响。自危机开始以来，近390000布隆迪人逃离该国。我们赞扬邻国慷慨地接待这些难民。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预测，到年底时，难民人数将达到50万。

报告的第三个主要信息是，该国的政治僵局继续存在。从布隆迪政治危机开始以来，近两年已经过去了，这是由皮埃尔·恩库伦齐扎总统关于竞选第三任的决定所引发的。从那时起，政治僵局有增无减。通过镇压进一步缩小了政治空间。

我赞扬调解人穆塞韦尼总统和协调人姆卡帕前总统的领导，并坚定支持他们的努力。令人失望的是，尽管他们专心致志作出努力，但东非共同体主导的对话进程没有取得重大进展。最新一轮阿鲁沙会谈遭到政府抵制。直到今天，双方还没有坐在同一张桌子上。

联合国将继续全力支持协调人姆卡帕。在这方面，联合技术工作组的成立标志着东非共同体、非洲联盟（非盟）和联合国之间的合作得到了积极加强。然而，如果全体布隆迪利益攸关方没有真诚地致力于不设先决条件的包容性对话进程，就不会取得任何进展。该区域和国际社会需要施加全部政治影响力才能取得进展。

虽然东非共同体主导的对话没有取得预期的进展，但由政府设立的布隆迪内部对话全国委员会牵头的内部对话进程即将完成。布隆迪内部对话全国委员会的临时报告得出的若干笼统结论可能损害《阿鲁沙协定》，其中包括大多数公民要求结束对总统任期的限制并赞成修改《宪法》。反对派领袖和民间社会团体表示关切的是，布隆迪人之间对话委

员会进程不具有包容性，它受政府控制，其目的是产生预定的政治结果。

在这方面，报告强调了与宪法改革前景有关的风险，以及在目前情况下有可能取消总统的任期限制。虽然布隆迪人享有根据本国法律修改《宪法》的主权权利，但是恩库伦齐扎总统决定寻求有争议的第三个任期，引发了该国十多年之前摆脱血腥内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布隆迪仍然在经历2015年选举危机造成的后果，并继续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包括持续严重侵犯人权、大批民众流离失所和经济退化。在当前的政治气候下，任何试图通过修改宪法来允许总统争取延长一次任期的做法，都会加剧危机，破坏寻找可持续解决当前局势办法的集体努力。

报告还提供了最新信息，说明安理会2016年7月29日通过的第2303（2016）号决议的执行情况。遗憾的是，这方面没有取得进展。相反，自该决议获得通过以来，政府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在不断恶化。

如报告所详细指出，政府顽固拒绝执行第2303（2016）号决议的所有关键要求。这包括部署联合国警察部门、加强人权监测、加强特别顾问办公室以及与非洲联盟观察员开展合作。政府还决定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暂停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合作与协作，并拒绝与人权理事会授权的调查委员会合作。

减少与联合国系统合作的现象正在破坏寻求和平解决危机以及援助日益贫穷匮乏的民众的努力。我们竭尽全力与政府开展建设性的接触，支持布隆迪人民寻求和平与稳定。我们默默无声地进行接触，避免作公开批评，并鼓励在双方之间采取温和、细微的步骤来建立信任。尽管我们采取了温和的做法，但政府当局基本上关闭了进行接触和开展合作的大门。

秘书长的报告呼吁布隆迪领导人履行其道义义务和政治责任，使该国重新走上和平的道路。我深信，大多数布隆迪人，包括政府和执政党中的许多人，都不愿意继续走上国际孤立主义、暴力和镇压的道路。国际社会必须尽力支持那些寻求和平解决这一危机的人士。联合国将始终致力于帮助布隆迪人民，我们期待安理会就前进的道路提供进一步指导。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比诺马尔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姆卡帕先生发言。

姆卡帕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3月份主席。我感谢安理会给我这次机会，介绍我作为布隆迪人之间对话协调人工作的最新情况。

我首先要指出，东非共同体国家元首任命我担任协调人，协助穆塞韦尼总统作为调解人努力就布隆迪危机达成和平解决的工作。因此，我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帮助这场危机的当事方走到一起，以和平方式达成共识。我被告知，在我会见的人员方面不应有任何预设条件，目标是达成可持续的和平解决办法。我清楚地认识到，协调这一任务并不是召集会议。因此，我没有主持关于布隆迪问题的宪政会议。相反，我一直努力推动使各政党走到一起的进程，确保他们能够恢复他们都已签署的《阿鲁沙协定》以及《宪法》的精神和规定，以期避免未来进一步遭到任何失败。

我遇到了下列一些问题。一方面，政府和被认为支持政府的政党一致认为，必须将《阿鲁沙协定》和《宪法》作为任何解决办法的基础。但是，他们说，这项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因为《宪法》正在得到充分执行，《协定》的精神在得到落实。另一方面，政府反对派－内部和外部团体－的看法是，政府篡夺了开展政治活动和治理国家的政治空间。目前情况就是如此。

协商中出现的另一个情况是，双方都自称是《阿鲁沙协定》和《宪法》的监护者。他们倾向于将对方的成员看作是罪犯，因而应该受到国家或国际

社会力量的严厉惩办。因此，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双方几乎水火不相容。

我试图在四次不同的场合与每个主要政党进行交谈。我没有召开会议。我们没有在同一地点见面。我们没有在同一个房间见面，更没有坐在同一张桌子边。但是，我会见了各个政党。我会见了民间社会组织、青年和妇女组织的代表。我分别会见了宗教领袖，听取他们的意见。如果我说，我受到了难以置信的训斥，请不要怀疑我的说法。人们会以为我是造成问题的罪魁祸首。但是，我聆听了他们的话语，因为我想了解达成协议的难点在哪里。

第一次会面之后，我请他们作进一步思考。我在阿鲁沙与他们第二次会面。有些人开始不想来阿鲁沙，因为他们认为这会妨碍即将进行的讨论，或者认为我们在暗示《阿鲁沙协定》已经被抛弃。但有些人说，我们必须在阿鲁沙会面，要重申《阿鲁沙协定》的精神。因此，我打电话给他们。有些人来了，有些人没有来。

我第三次是在首都布琼布拉见到他们。同样，我与所有人都分别进行交谈，听取他们的意见，看看他们是否对他们向我概述的情况作了进一步的思考。最后，听取了所有这些团体的看法之后，我决定与我认为对执行任何已达成的协议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政党－即内部和外部的主要政党－会面。此外，我还会见了具有影响力的政治领导人或政治人物。这些人包括三位前任总统、前众议院和参议院议长、前政党领导人等。我最后一次请他们到阿鲁沙来，这是上个月，我希望至少让他们相互交谈。为了便于做到这一点，我概述了我认为应该重点讨论的四个主要方面。首先是该国政治局势：使他们产生分歧的政治障碍是什么？第二，使他们产生分歧的宪法障碍是什么？第三，是什么经济和人道主义立场使他们意见不一？最后我问，存在哪些安全问题？安全问题尤其与外部的反对派相关，他们因为担心生命安全而无法回国，或者担心他们无法安全从事政治活动。

这一次，我要他们以书面形式把他们的最高要求和最低需求告诉我。这就是我上个月所做的事情。他们这样做了。但在此之前，我曾通过东非共同体首脑会议主席，即坦桑尼亚总统，也就是我国总统；通过调解人；并通过肯尼亚总统，乌胡鲁•肯雅塔总统，向布隆迪政府提出要求，要与布隆迪政府交谈，以便暂停执行对一些有实权和影响力的政治行为者发出的逮捕令，使他们能到阿鲁沙参与磋商。

遗憾的是，布隆迪政府根本没有好好对待这项要求。政府代表团没有在阿鲁沙出现，他们告诉我其中的原因：他们说，因为他们不想见到那些成为逮捕令对象的人。尽管我已经指出，这些人中不包括任何有可能与2015年未遂政变直接有关的人，但他们说，不行，这已足以让我们不来阿鲁沙，结果他们就没来。

但令我感到安慰的是，这次执政党来阿鲁沙了。我把文件给了他们，他们给我书面答复。从本质上讲，双方仍有很大差距。他们都声称支持《阿鲁沙协定》和由此产生的《宪法》，但各自都声称是《阿鲁沙协定》的唯一执行者，另一方背弃了协定，而他们是合法的一方。显然，他们的分歧非常大，难以把他们团结起来。

因此，我决定，在我审查建议以及对我所提问题的书面答复时，我会要求各国元首召开紧急首脑会议，推动双方，使它们现在能真正严肃考虑聚到一起，讨论这些问题。我向东非共同体首脑会议主席和调解人作了汇报，我们告诉他们，现在为了完成工作，他们真的必须聚到一起，推动双方开始认真讨论基本问题并使双方相互接触，看看他们是否能找到共同立场。

我这样做了，但他们说，不过，下一次首脑会议距今只有三个星期，因此我们不能马上举行一次特别首脑会议。因此，我希望在三个星期后举行的首脑会议上，我能提出这些问题并提出对双方直接

进行政治干预的主张，使他们同意坐到同一张谈判桌边。这就是我希望做的事情。

与此同时，我的小组和我正在联合国和非洲联盟——一个技术小组——的帮助下分析这些答复，并设法提炼或合成一个能打破僵局的共同立场。我仍认为这项工作是可以完成的；我仍认为邻国能发挥影响力；我仍认为，除了继续参与，我们真的别无选择，因为布隆迪是我们的邻国，而邻国是无法选择的。它就在那里，所以，我们必须成为找到危机解决方法的努力的一部分。这就是我们目前所处的情况。

我想借此机会感谢法尔大使和比诺马尔大使以及非洲联盟和联合国的支持。我还要感谢欧洲联盟，因为欧盟发挥了重大作用，它不仅帮助我们继续会谈，而且为这一进程提供资金。我希望它将继续支持我们的这一努力。

主席先生，我感谢你给我这次机会。我准备倾听并回答可能向我提出的任何问题。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非常感谢姆卡帕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劳贝尔先生发言。

劳贝尔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给我这次机会，向安理会通报建设和平委员会布隆迪组合的活动。

以下发言经与包括当事国布隆迪在内的本组合54个成员协商后获得核准。发言全文已向安全理事会成员分发。

本组合成员在最近的会议上听取了各联合国实体的报告。所有这些报告都强调，布隆迪局势需要国际伙伴的持续关注和支持。

我们听取了人权监督机制的报告，介绍公共安全和人权状况，包括暴力行为和侵犯人权的情况，以及民间社会组织和人权捍卫者承受的压力。

联合国特别顾问贾迈勒•比诺马尔向我们通报了持续的政治僵局，包括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缺乏信任；媒体的状况；以及寻找危机政治解决方法的国家、区域和国际努力。我们还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那里了解到日益恶化的社会经济局势。

关于社会经济局势，当时的联合国布隆迪驻地协调员Paolo Lembo先生和我于2016年11月7日和8日在日内瓦附近召集布隆迪主要多边伙伴商议社会经济局势。世界银行、非洲发展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和欧洲联盟都参加了协商。

与会者同意这样的看法：布隆迪目前正经历严重的宏观经济困难，这体现在2015和2016年出现了国内生产总值负增长。和2015年相比，粮食不安全问题影响到布隆迪更广大的地区，而且消费价格在攀升。

与会者确认，粮食安全和农业、卫生和教育是受当前局势影响最严重的部门。除了这些部门以外，与会者还强调，需要更广泛地参与布隆迪的宏观经济活动，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投资和直接预算支持的减少致使财政收入不断减少，导致国家预算承受压力。

鉴于这些经济指标，布隆迪的伙伴们表现出继续准备满足民众的需求，并防止社会经济局势进一步恶化。

尽管认识到布隆迪为非洲联盟和联合国维和行动所作贡献的重要性，本组合成员对布隆迪政府向其区域和国际伙伴发出脱离接触的信号，比如中止与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合作，表示关切。

我们欣见布隆迪政府于2月24日向设在日内瓦的高级专员办事处递送了布隆迪共和国与联合国关于在布隆迪设立一个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协议草案。

不过，我个人担心的是，在目前的局势下，国际伙伴有可能决定与布隆迪政府和人民脱离接触。

在布隆迪建设和平需要有长期愿景和持续努力。现在放弃布隆迪将意味着浪费过去的努力并将该国及其人民置于冲突复发的风险之中。尽管对布隆迪人民的福祉负首要责任的是布隆迪政府，国际伙伴必须持续支持目前的努力，以便在布隆迪达成危机的和平解决。

因此，我要邀请布隆迪的区域和国际伙伴，尤其是联合国系统的相关部门，维持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加大在和平与安全、人权、政治和解和建设机构领域的支持，并在人道主义援助、社会经济发展和筹备2020年有公信力、和平和民主的选举方面提供支持。

同时，我请布隆迪政府承认其伙伴的善意，并促进东共体、非盟和联合国与布隆迪合作的努力，推动布隆迪人之间对话，并加强与非洲联盟和联合国的合作。我欢迎布隆迪内部和解的任何努力，以及该国内外的持续对话，特别是东共体调解人的努力。在这方面，我谨向姆卡帕总统保证，委员会布隆迪组合继续支持他的工作。

我计划于3月27日至31日前往布隆迪，以便取得实地局势的第一手印象，与政府反对派和民间社会会晤，进行社会经济对话，并向政府通报我与布隆迪伙伴的持续对话情况。在我看来，社会经济对话的继续不仅是解决社会经济挑战的一个机会，而且也是增加政府及其国际伙伴之间信心的手段。我将按照既定惯例，随时向安全理事会通报我访问布隆迪的情况，以及该组合进一步参与的情况。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劳贝尔先生的通报，以及所有三位通报者各自的通报和遵守时限。

乌拉圭代表要求发言。

贝穆德斯先生（乌拉圭）（*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表示感谢秘书长特别顾问贾迈勒·比诺马尔先生的通报；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前总统本杰明·威廉·姆卡帕先生以东非共同体布隆迪人之间对话协调人的身份，和于尔格•劳贝尔大使以建设和平委员会布隆迪组合主席的身份作的通报。

乌拉圭对布隆迪局势感到关切。局势尚未从2015年选举危机中恢复，并继续面临许多挑战，特别是严重和持续的侵犯和破坏人权行为、经济恶化和民众大规模流离失所。在这方面，我们敦促布隆迪所有有关各方将国家的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并本着诚意和无先决条件，致力于在尊重《阿鲁沙协定》的基础上进行真正具有包容性和可信的对话。值得一再重复的是，对话是以和平方式解决政治分歧的唯一途径。

二十多年来，联合国一直与布隆迪密切合作，为该国寻求一个更加坚实和稳定的未来。我们感到关切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布隆迪和联合国之间的合作目前尚未达到最佳水平，特别是在中止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合作之后，以及特别顾问办公室在该国所遇到的其他困难。

我们认为，必须恢复布隆迪政府和联合国系统之间的相互信任，这就能够为该国的发展和稳定及其人民的福祉而努力。在这方面，我们呼吁联合国和布隆迪重新作出承诺，采取具体行动，例如与联合国签署特派团地位协定，允许特别顾问办公室自由运作，并且缔结关于恢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布隆迪的活动的协定。

最后，我要指出，如果我们不能通过包容性对话采取果断和立即行动，那么民众的痛苦将加剧，我们将承担该国十多年的建设和平工作遭废弃的风险。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布隆迪代表发言。

辛吉罗先生（布隆迪）（*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由于这是我在你任主席期间第一次发言，我谨代表我国代表团真诚地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职务。我还要欢迎东非共同体布隆迪对话协调人、坦桑尼亚前总统先生莅临，我们再次向他表示我们的信任和充分支持。我还要感谢秘书长关于布

隆迪局势的第一次报告（S/2017/165），尽管我国代表团不同意其中一些断言和缺点。

除其他事项外，报告提到他所称的现任总统打算寻求所谓的第四个任期，而忘记宪法事项完全属于会员国及其人民的主权。我国代表团谨回顾，现任总统根据布隆迪共和国宪法法院于2015年5月4日作出的裁决和东非共同体法院于2015年7月19日作出的裁决，行使第二个任期职责；两份裁决都证实了2015年皮埃尔·恩库伦齐扎总统的候选人资格的合法性。此外，我国代表团认为，提及总统尚未宣布的第四个任期，显示了布隆迪自2005年以来便身受其害的双重标准，因为从来没有另外一个联合国机关对于几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看得到的第四、第五、第六或甚至第七任期的情况提出过这种关切。

在第20段中，报告还鲁莽地使用“民兵”一词来称呼附属于执政党的青年团体。这个用词是不恰当的，因为它在安全理事会已经同意的词汇之外。安理会从第2248（2015）号决议起，直至第2303（2016）号和第2279（2016）号决议，从来没有使用过这样严重的字眼，宁愿每次都使用慎重和平衡的语言来称呼附属于执政党的青年人，而没有根据某些标准单提特定的青年人群体。

此外，报告提到布隆迪境内的强迫失踪案件。在这里应当回顾，这种现象是一个全球性威胁，不幸的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幸免。有关这一指控的200多起案件的统计数字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或进行严肃调查，也没有考虑到年轻人逃离本国在邻国接受准军事训练，并有意宣布其失踪的情况。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移交给布隆迪政府的150多名年轻人中，有些是在失踪人员名单上。因此，在作出这种指控之前必须谨慎行事。

我不去谈报告的细节，因为分配给我的时间太短。每个人都收到一份全面的文件，其中载有我们对报告的评论和意见。我现在将很快跳到布隆迪的政治、安全和人权状况。

在政治层面，全国布隆迪人之间对话在国内和国外继续如常。在外部层面，我们赞扬布隆迪人之间对话协调人本杰明·威廉·姆卡帕先生阁下的杰出工作，他刚刚于2月16日至19日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阿鲁沙组织了第四次对话会议。我们重申我们信任并支持他的工作。布隆迪政府继续本着诚意的精神致力于这一进程，秉持包容，当然2015年5月13日的政变领导人除外，他们如今在逃并受到联合国某些会员国的保护。

从安全的角度看，虽然我们认识到仍然需要我们注意的几个挑战，但实地的局势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人能够否认。全国的总体安全局势良好。

关于人权和监禁，自2015年以来已释放了数百名囚犯。在2017年，有2500名囚犯获得2016年年底的总统赦免，其中2,246人已经返回家庭。

关于言论自由，布隆迪境内现有20个公共和私营地方广播电台、4个社区广播电台和7个广播电台，此外还有2家地方通讯社、24种公共和私营期刊、17个互联网网站和12个新闻协会和专业机构。除这些私营广播电台外，还有国际广播电台，包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美国之音和德意志电波电台。

关于集会、言论、结社和宗教自由，政府已经批准了6 500多个非营利协会，2016年1月以来批准的就超出100个。自2015年5月13日未遂政变之后接受调查的15个非营利组织，现已获准重新开业。

关于联合国同布隆迪的合作，维持和加强我们与联合国的关系是我国政府极为关切的要务。为了确保联合国在人权领域的存在，双方正在讨论一项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合作的协议草案。秘书长特别顾问办公室也在运作。我们热切期待再任命一名联合国官员负责布隆迪问题和加快签署布隆迪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事处的合作框架。

我们赞扬与瑞士大使于尔格·劳贝尔同事所领导建设和平委员会布隆迪组合进行的富有成果的合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安理会成员进行非正式磋商，继续讨论这个议题。

上午11时50分散会。